

纸上世态，中国人生活智慧尽在其中
话里乾坤，接地气家常味儿情商满满



50后的回忆实录
60后的怀旧家书
70后的成长日记
80后的奋斗指南
90后的情感读本

老倔

娟子 著

孙老倔的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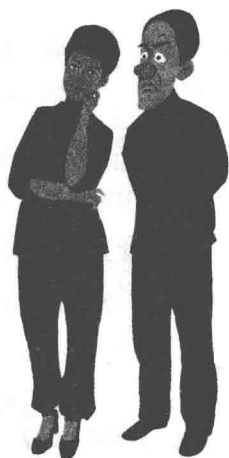
《金太狼的幸福生活》《敢爱》金牌编剧娟子
再度出手，打捞中国家庭温暖与欢乐
一部让你哭让你笑让你长智商增情商的小说



看孙老倔一家，演绎
一个平凡家庭不平凡的中国梦

同名电视剧
再掀
收视热潮

娟子 著



孙老倔的幸福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孙老倔的幸福 / 娟子著. -- 北京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5.5

ISBN 978-7-5057-3517-0

I. ①孙… II. ①娟…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78710号

书名 孙老倔的幸福
著者 娟子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潮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889 × 1194毫米 32开
7.25印张 167千字
版次 2015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3517-0
定价 28.0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目录

第一章	瞧这一家子	1
第二章	婚礼总动员	11
第三章	欢欢的神秘男友	32
第四章	意外怀孕的烦恼	46
第五章	内忧外患的人生	56
第六章	要孙子的争战	71
第七章	新斗争方向	93
第八章	为爱情PK	106
第九章	团圆大计	116
第十章	化干戈为玉帛	129
第十一章	中西有别	146
第十二章	离婚拉锯战	168
第十三章	梦碎之后	186
第十四章	新生命的到来	197
第十五章	假戏成真	210
第十六章	相濡以沫的幸福	217

第一章 瞧这一家子

孙老倔站在自家的房顶上要跳楼，冷不丁地把家里人吓得手忙脚乱，跑出来询问缘由。孙老倔借此威胁儿子国强赶紧给自己生一个孙子，要女儿红艳退出股市金盆洗手从此不再炒股。离异单身的小舅子叶澜上前劝解，也被孙老倔逼着去跟他介绍的林志玲相亲。众人都被戳到痛处，支支吾吾地顾左右而言他。孙老倔见众人不从己意，作势要跳。众人又纷纷劝别人立即答应孙老倔的要求，赶快息事宁人。房上房下一众人讨价还价快要“成交”之际，大门“吱呀”一声被推开，孙老倔的老伴儿叶淑贤款款地走进来。

叶淑贤这个出身大户人家的女人，虽然老了，风韵还在，总是那么优雅得体。孙老倔天不怕地不怕，可见了老伴儿，就像老鼠见了猫。

——叶澜他们一见她，也吃了一惊，三个人互相交换了个眼色：此时不撤，更待何时？三人脚底抹油，迅速地溜了。

叶淑贤面露疑惑之色，抬头问房顶上的孙老倔在干什么。

孙老倔赶忙挤出一点笑容：“哦，我，我，这房顶有个地方有点儿漏雨，我上来修修。”说着从身后拿出了瓦刀。

叶淑贤纳闷地说：“这几天好像没下雨呀。”

孙老倔准备下来，梯子却不见了，他四下寻找，嘀咕着：“哪个王八蛋把梯子拿跑了，真是盼我死啊。”

好容易从房上下来，孙老倔颠儿颠儿进了客厅，见叶淑贤在沙发上坐着，赶紧凑过去：“老伴儿，你不是说明天才回来吗？”

叶淑贤淡淡地说：“诗社里面有两个人意见不一致，吵起来了。大家觉得无趣，就提前结束了。”她的声音婉转，像诗朗诵一样。

孙老倔的心酥酥软软的，哦了一声，体贴地问叶淑贤饿不饿，他准备做饭去。

叶淑贤说她没胃口，让孙老倔帮她煮点儿银耳雪梨汤。

孙老倔连连点头说好，屁颠儿屁颠儿去厨房了。

一会儿工夫，孙老倔就把一碗银耳雪梨汤端到叶淑贤面前。

叶淑贤接过碗，拿起勺子悠悠然喝着。

孙老倔殷勤地对叶淑贤笑笑：“不太甜吧？上次你说冰糖放多了，这次我少放了点儿，怎么样，味道还可以吧？”

“嗯。我刚才看红艳他们都在下面干吗呢？你修房子他们围观什么啊？怎么见我都跑了？”叶淑贤火眼金睛，早看出了刚才的不对劲儿。

孙老倔眨巴眨巴眼睛，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说他们怕自己捧着，瞎操心。

“他们瞎操心没什么，就怕你瞎操心。”叶淑贤放下勺子，看着孙老倔。

孙老倔躲开老伴儿的目光，说去收拾收拾院子，转身就撤。

叶淑贤看着孙老倔的背影，忍不住笑了。

孙老倔这人不仅脾气倔，还是个爱操心的命，一大家子，没有一个人、一件事是他不操心的。不过，他老了，这几年他的话越来越不像从前那样有权威了，不然也不会用跳楼来要挟红艳他们。虽然三个人都答应了，可他的心还悬着，要逐一落实下去才能真正放下心来。落实的第一站就是儿子国强家。

孙国强打开房门，一见孙老倔站在门口，汗就下来了。蒋倩倩下班后，他已经把今天发生的事原原本本和她说了。当年结婚时，他答应倩倩要一辈子丁克的，时过境迁，加上老爸的围追堵截，他的立场也有点动摇。蒋倩倩是外企设计师，平时就强势，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更是不肯让步。两人不欢而散，这会儿还怄气呢。

孙老倔进屋坐下后，面向儿媳妇，说出一番已经在心里打了好多遍草稿的话：“今天我来，是想跟你确认一下。国强今天答应我，说你们准备要孩子了，爸也放心了。一年之后，我怎么样也可以抱上孙子了，孙女儿也成；你们别有压力，你爸我是个开通的人，不重男轻女，有个孩儿就行。”

蒋倩倩没说话，扭过头，眉毛一挑，看着国强。

孙国强夹在中间，左右为难：“我——爸，那个，当时，我是情急之下，我怕你——”

孙老倔对国强这样的态度显然有所准备，横他一眼，质问他什么意思，是不是想赖账。

国强赶紧表白，不是想赖账，不过这事儿要从长计议。

“还从什么长啊？我活着的时候看不到孙子我能闭上眼睛

吗？你是老孙家的独苗啊。”孙老倔双眼瞪得老大。

国强噎住了。蒋倩倩赶紧接上：“爸，这都什么年代了？就算我和国强生孩子，如果生个女儿，这独苗不也断了吗？就算我生个儿子，我儿子结婚就一定会生儿子吗？谁知道到哪儿会断啊？”

孙老倔气鼓鼓的，一时找不到反驳的话。

孙国强朝蒋倩倩眨眼睛，示意她先别说话，然后清清嗓子，拿出了最诚挚的语气：“爸，你别生气。我是这么想的，你说我舅舅家思媛，你给带大了；我姐家欢欢，你也给带大了，该歇歇了，我和倩倩主要是不想再让你劳累了。你为国家劳累了一辈子，为咱们家也劳累了一辈子，不能再给你添什么负担了。”

一番话感天动地，国强自己都被感动了，不料孙老倔却油盐不进：“谢谢你体贴！我不累！活到老干到老！再累个二十年没关系。你们真有孝心的话，就赶紧给我生孙子！”他又站起来一腔正义地说：“我希望你们言而有信，说到做到！”

送走孙老倔，孙国强转身看着蒋倩倩，满脸无奈。

蒋倩倩嘟哝道，孙老倔要是到西方国家去参加竞选，能选上总统。

出了国强家，孙老倔直奔女儿红艳家。红艳因为老爸知道了自己炒股的事，就跑到老公王广生的厂里和他吵了一架，这会儿正盘算着再好好修理修理老公呢，没想到老爸追上门来了。

坐在女儿家的客厅沙发上，孙老倔开门见山，要红艳答应他，把钱从股市拿出来，不炒了。

红艳心想，怪不得人家管这叫割肉，听着肉都疼，不捞回本来，怎么能收手呢？她摇摇头说：“现在弄出来的话，十万块钱就剩两万多了。”

孙老倔简直义愤填膺：“十万多进去，就剩两万多？孙红艳，你长心没有啊？你下岗都好几年了，这钱广生攒起来容易吗？”

红艳一副苦瓜脸，说行情不好，谁都没招儿。她劝孙老倔别急，行情会好转的。说到这儿，她眼珠一转，声称只要孙老倔再给她两万，她肯定会翻本儿。

孙老倔总算明白了：“行，行，孙红艳，你这不叫炒股，你这是赌博。”

一旁的王广生终于盼到了给他撑腰的亲人，赶紧就势说：“师傅，您说对了，炒股就是赌博。”王广生是孙老倔的徒弟，老倔退休前和他在同一个工厂工作。

孙红艳狠狠地剐了王广生一眼。

孙老倔一摆手：“我警告你，孙红艳，到此为止，赔了就赔了，以后不能再赌了，如果我再发现你还干这个，我就把你的手给剁下来。广生，你帮我看着，她要是再干，你就告诉我。”

王广生撇撇嘴：“师傅，您别让我干这事儿。您还不知道吗？我哪儿看得住她啊？我怕她打击报复。”

孙老倔重重一拍沙发扶手：“还反了她了呢！她敢打击报复你告诉我，我给你做主。”

送走孙老倔，王广生一转身，看见孙红艳正死死地瞪着他。他露出胜利者的得意微笑：“师傅说了，你如果敢打击报复，他就收拾你。”

“好啊，我就打击报复了，怎么着吧，我看他怎么收拾我。”孙红艳恶狠狠地朝王广生扑过来。王广生吓得慌忙往卧室里逃。孙红艳抓起沙发上的垫子追了上去，卧室里传来王广生的惨叫声。

在叶澜这儿，孙老倔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抗议。叶澜从小

就和姐姐、姐夫住一起，孙老倔帮扶他把婚结了，养着他和老婆两口人；他们有了女儿思媛，又养他们全家三口人；后来叶澜离婚了，又继续养两口人。现在思媛找到对象，要结婚了，叶澜也有了下家接手，孙老倔琢磨着这下可解放了，不想叶澜死活看不上那个林志玲。

叶澜从床头拿起一本《男人帮》杂志翻开，找到明星林志玲的写真，摊到桌子上。“你看——这个，这个才是林志玲。”他又把一张胖大婶的照片放到杂志旁边，“这个，怎么好意思叫林志玲呢？”

孙老倔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说叶澜弄错了，胖的那个才是林志玲，自己看过她身份证的。叶澜总说不合适，到底哪儿不合适？

叶澜甩甩头发挺挺胸，看上去风度翩翩、气质不凡，可以直接上台指挥交响乐队。“这还看不出来吗？这胖林志玲怎么配得上我啊？你看看她这打扮，披金戴银的，俗不可耐，一看就是个暴发户，我可是贵族。”的确，叶澜外形帅气，懂音乐，萨克斯吹得很棒，林志玲一见就特别喜欢他。

孙老倔惊讶地张大嘴巴，从头到脚打量了叶澜一番：“你说不合适，我还以为你是担心自己配不上林志玲呢。你可真不要脸啊，叶澜，你都五十多岁了，要房子没房子，要车没车；哦，不对，有个车，出租车，那也是人家出租车公司的，每个月都跟我和你姐借钱凑份子钱，你还贵族，你哪儿贵啊？穷得爪干毛净的。人家林志玲，富贵鸟时装专卖店老板啊，人家看上你了，这是多不容易的事儿啊，你还在这儿推三阻四的。我告诉你啊，我已经替你定好约会时间了，明天中午十一点，她说请你吃大餐。”

叶澜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声明自己坚决不去，孙老

倔愿去就自己去好了。

孙老倔也不是吃素的：“嘿，想跟我耍横是不是？你想咋的？养你一家这么长时间，还想赖我这儿不走啊？”

叶澜一急，就开始口吃：“姐，姐夫，你这么，说，说，就，没，没良心了，当，当年，不，不是我从中怂，怂恿，帮忙——你，你能娶，娶到我，我姐吗？”

孙老倔赶紧把话题拉回来，声称不跟叶澜废话，要他把婚事定下来。不然，就死给他看。

“吓，吓唬，谁，谁啊？我姐，都，都回来了。你，你敢，敢闹吗？”

叶澜去搬救兵叶淑贤，姐姐果然站在他这边。

叶淑贤柔声对孙老倔说，叶澜不喜欢林志玲，就算了。

孙老倔皱眉道，那个林志玲就看上叶澜了，说只要他愿意，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住大别墅，开奔驰，还可以把思媛送出国呢，她全包了。

叶淑贤摇着头说：“听着跟傍富婆似的。”

“就他那长相，不就是傍富婆的料儿吗？除了长相，他还有啥优点啊？”孙老倔一脸的不屑。

叶淑贤不乐意了：“行了，我也听出来了，你是嫌他拖累你了，想甩货了是吧？”

孙老倔被揭到短处，噎得说不出话来。

叶淑贤眼圈儿一红，掏出丝帕：“我爸被打成特务自杀那年，我十七岁，我弟弟才十五岁，刚上高中，因为一首诗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一关就是十来年……”

孙老倔顿时像瘪了的气球一样。这段话是叶淑贤的口头禅，

对孙老倔来说，有点像孙猴子遇上了紧箍咒，任他怎么折腾，只要叶淑贤一念，他就立马没了脾气。“老伴儿，我知道了，我不逼他了啊。你别哭，他乐意跟谁就跟谁，我不管什么林妹妹、宝姐姐了，成吗？”

叶淑贤拿丝帕擦擦眼角，放回兜里，换了个话题：思媛说她和建军已经商量好了，打算结婚。

孙老倔大喜过望：孙家很长时间没办喜事儿了。思媛和建军处了有两年，早该结婚了。他喜滋滋地琢磨，叶澜经常跟他借钱，估计攒了些钱，这婚事儿保证没问题。他还慷慨地表示，到时候帮帮忙，辅助他们一下。

“这些事儿我弄不清楚，就麻烦你操心了。”叶淑贤多年来都是如此，家里的事全是孙老倔操持。

“你这说什么话呢？思媛从小就在咱们家长大，虽说是你侄女，可跟我亲闺女差不多。哎呀，要办喜事儿啦。”孙老倔搓着手，美得像中了彩票。

与孙老倔的喜不自胜相比，侄女叶思媛的愁事可真不少，她满脸焦急敲响了叶澜的房门。叶澜正惬意地闭着眼睛沉浸在音乐中，听到敲门声，极不情愿地关了音响，起身去开门。

“爸，你动我卡上钱了？”思媛进门就扬起一张银行卡问。

“啊，我——啊，是这样的，是因为……”叶澜有点心虚，“我有个朋友移民，有套音响带不走着急处理掉，你知道爸一直想有个好一点的设备，不然音乐的很多效果都出不来。他知道我是个发烧友，十几万的东西卖给我才三万块。爸觉得机会难得，一时没来得及跟你商量就……”

思媛看了看屋里的那套音响，转头眼泪汪汪地问叶澜：“你

让我拿什么结婚？！”

思媛回到自己屋里，倒在床上，拿枕头盖住了脸。敲门声响起。她起身打开门。

孙老倔为思媛买结婚用的东西刚刚回来，过来看她。他诧异地问思媛怎么不开灯。

思媛一边开灯一边匆忙擦眼泪。

孙老倔发现她眼圈红了，问她怎么了。

思媛忍不住哭了，泣不成声地说了叶澜把她卡上结婚的钱取走买了音响的事。

“混蛋！简直太混蛋了。这个家伙，我饶不了他。”孙老倔立马火了。

叶淑贤闻声推门而入，问孙老倔为啥大呼小叫的。

“这就是你弟弟做的好事儿！”孙老倔嚷道，“我活到这把年纪了，还没有见过这样当父母的。闺女结婚，当爸的偷闺女的钱买破音响。什么玩意儿！”

回到自己屋里，叶淑贤很是伤感。她没想到叶澜会这么不负责任。苦了思媛这孩子，以后在建军面前怎么做人？

孙老倔气呼呼地说：“不行，这事我不能不管，我去找叶澜。他现在这个样子，都是你这个当姐姐的给惯的。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整天就知道捋饬得溜光水滑人模狗样的，鸟本事没有。思媛从小到大他都管过什么，配当爹吗？”

叶淑贤掏出丝绢，开始抹眼泪：“我爸被诬陷成特务自杀那年我十七，他才十五岁，刚上高中，因为一首诗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一关就是十来年……”

孙老倔又慌了手脚：“老伴儿，怎么又提当年的事了，我是一时气过了头。你别伤心了，有我呢。”

叶澜一回来，孙老倔就举着大扫帚满院追他，把他臭骂了一顿。

叶淑贤看着这情景，伤心不已。

孙老倔酝酿了一下，口气坚决：“老伴儿，你别伤心了，思媛的婚事我们包办了，咱办得热热闹闹，风风光光的。”

叶淑贤感动得几乎落下眼泪：“老倔！”

第二章 婚礼总动员

思媛的婚事定下来了，孙老倔开始跑前跑后地张罗。叶淑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当然帮不上什么忙。思媛的爹妈也是两个既不出钱也不出力的甩手掌柜。可苦了孙老倔，天天像燕子衔泥一样地忙碌。偶尔他也有点委屈，唠叨上几句，叶淑贤一念“紧箍咒”，他就没辙了。

既然是孙老倔张罗，婚房的布置当然按他的审美，满眼是喜庆的红色。叶淑贤觉得有点土，思媛因为孙老倔喜欢，也表示赞同，叶淑贤就没有再管。

红艳手上的股票最近势头不错，一直没来爸妈家，再来时，思媛的婚房已经像个样儿了。看完了思媛的新房，她醋意大发，气哼哼的，饭都没吃就走了。想当年她结婚时，连婚礼都没办过。

回到家里，红艳披头散发邋里邋遢往沙发上一躺，开始看电视。天黑了，她抬头看了看墙上的钟，这个王广生，居然还没回家，她抓起茶几上的电话。

王广生正在餐馆请女同事小张吃饭，看到孙红艳的来电显示顿时紧张了起来，接起电话就扯谎，说在单位加班儿呢。

孙红艳十分警觉：“王广生，我一回娘家，你就加班儿，敢情儿你们厂子加班表都是按照我回娘家的时间安排的？你又跟哪个小妖精一起鬼混呢！别让老娘出去堵着你啊！”

王广生吓得一个激灵：“好了，活都差不多干完了，我马上就回家了啊——嗨，老刘，你也干完啦？咱们一起走吧——”

端菜的服务员正好走过来，见王广生朝她摆手打招呼，以为他精神不大正常，一放下盘子就闪开了。

王广生哄走女同事之后，赶紧跑回家。

门一打开，一个沙发垫儿就飞了过来，正中王广生的脸。王广生吓了一跳，还没回过神儿来，又一个沙发垫儿飞过来，他急忙弯腰，一边躲避，还一边捡沙发垫儿。孙红艳抄起电话的子机，要扔过来，王广生慌忙用沙发垫儿挡住自己的脸。半天，没什么动静，他悄悄放下沙发垫儿想看看情况，眼睛刚露出来，电话子机就飞了过来，正好砸在他额头上。王广生一个屁股蹲儿坐在了地上，子机掉在地板上，电池骨碌碌地滚了出来。

王广生的额头鼓起一个大包。他揉揉包，火了：“你又发什么疯？股票又跌了？大姨妈来啦？你看看你，什么形象？邋里邋遢、穷凶极恶的，还有没有一点女人的样儿？整个一母夜叉！”

孙红艳怒气冲冲地叉着腰：“滚，你给我滚！”

“这个家是我的，房子也是我买的，我凭什么滚？”王广生怒视孙红艳。

“好，你不滚是吧，那我滚！”孙红艳穿了鞋，摔门而去。

孙老倔和叶淑贤正准备睡觉，门“砰”的一声被推开了，孙

红艳气哼哼地进来：“我这日子没法过了！”

孙老倔的瞌睡全醒了，问红艳深更半夜的嚷嚷啥，刚消停两天，怎么又闹上了。

“王广生以为我今天回娘家不在家，又找小妖精们疯去了！”红艳一屁股坐到沙发上，气得发抖。

叶淑贤举起一只手指到嘴边示意小声，问她有没有证据。

“他以为我今天在你们家吃饭呢，骗我说他在加班儿，一个屁俩谎！不是跟女人在一起还能干什么？”红艳的嗓门还是压不住。

叶淑贤开导她说，就算王广生撒谎，也不代表他就跟女人在一起。男人有些事儿是不方便跟老婆说的。

孙老倔也劝红艳，王广生现在是厂子里的顶梁柱，厂里很多事离了他不行，他加加班是很正常的事儿。

孙红艳埋怨道：“哎呀！爸，每次跟你们说他不正经，你们都不相信我，就知道护着他，我到底是不是你们的女儿？”

叶淑贤冷静地说，王广生可能是有点小毛病，但是对红艳，对欢欢，对家庭，她和孙老倔还是信任的。她要红艳多找找自己身上的不足，女儿什么样，当父母的心里最清楚。

“我什么样了？你们就知道护着别人批评我！你们对思媛都比对我好！我是你们亲生的吗？我是不是你们捡回来的？”孙红艳都快哭了。

孙老倔恨铁不成钢地指着红艳：“你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子！一天到晚什么都不会干，就知道胡闹！你有人家思媛十分之一懂事，我们都念佛了！还好意思跟人家比？回去！滚蛋！”

孙红艳委屈极了，开始抽泣：“你们都嫌弃我，他让我滚蛋，你们也让我滚蛋！我还往哪儿滚啊？我这就去死！再也不碍你们